

集部

清江三孔集卷十七

宋　孔武仲　撰

碑

宋岳州平岡縣王文正公祠堂碑

岳州平岡縣故丞相王文正公所嘗治也舊有公祠堂歲久寖敝治平元年知縣事張仲舒遷于寳積寺以公之殁更歷四朝而民奉事如初公諱昌字子明大名莘

人太平興國五年登進士第授大理評事天子加恤遠方為親擇縣令是歲公承命以來為政簡明百姓安之及其去老幼遮道涕泣公為人靜默不干時譽久之近臣薦其才乃歸朝以文章登侍從卒致位丞相秉國之政十有八年天下乂安公之澤被四海而茲邑之人德公尤深宜其尸而祠之雖久而不忘也曾孫古賢聞于時元祐元年奉使湖南追感其家世且見謂曰開寶中晉公出守長沙至太宗時文正為縣湖北父子繼蹤于湖

湘之間小子不敏復倫位于此而文正之祠不大顯宜有碑銘揭之後世顧以屬于子武仲嘗考近古名世之迹得公之遺事謂公功業宜為王者相道義宜為學者師恨不及識公也聞公之像實在近境欲一拜于堂下未能也誠得名載公碑以自託不朽其又何辭乃為之述而繼以詩曰自昔為相先試治民非但人事天意或然商周之師釣渭耕莘涉歷險阻知民艱難及其見用利澤加人龍之將升亦泥于蟠朋蛇侶螾畜智潛神雷

風相趨遂濟豐年惟文正公之孝之忠之量之才之勲之庸卓大深長羣臣之宗天子仰之惟公議從元首股肱始卒一躬號稱太平三代是同大湖之濵今有公宫昔公宰是恵及纎洪肇自百里施于萬邦其遇也時其進從容勒之堅珉以告無窮

頌

蕭何收秦圖籍頌

漢有宗臣蕭氏何名當高祖伐秦寔佐其行入于咸陽

秦帝之京金帛財物諸將所爭而何于此時惟圖籍是收丞相御史二府之書獨發其藏而載以車至于高祖收天下而有成功雖韓彭轉鬬于外平良効策于中若夫四方形勢山川阨塞民所疾苦户口虚實指掌可知伊何之力蓋事之所以不治者以不定之於其初至缺乃悔其何如惟何聰明超然特立方衆人之擾擾而思慮之所不及其爭則捐其棄我拾始之所為若甚迂緩至其用之乃世最急此其所以論功第一為侯之元聲

施後世慶流子孫千載而下誰如若人

魏相諫伐匈奴頌

稽漢之隆孝宣帝時屯士分田實在車師匈奴桀驁侮我戍人天子赫然詔後將軍總戎其行震撲右地矯矯弱翁厥有正議敘次五兵具三不可兵驕則滅忿敗貪破間者匈奴善意弗衷所得漢民輒以奉歸不犯邊境擊之何名軍旅之後災害將生今之所患將相無良風俗薄惡水旱流行骨肉相殺歲二百數此非小變曾不

是慮乃錄纖介報怨遠夷季孫之憂不在顓臾天子從之罷伐匈奴覆以威德中外無事單于稽首遣子入侍三世稱藩靡不順者邊城夜閉牛馬布野惟是弱翁實相其成六十餘年海內太平嗚呼弱翁知所緩急撓帝之果奪將之執爰及季末多尚武功挾富怙强以華易戎左右倡和不異為同勝也滿矜否則禍殃積屍流血侵界陰陽隋以遼東而喪其國惟時仲淹追誦盛德云其漢相兵畧是識我思古人嗣為此詩誰于興師予以

告之

裴度不疑蔡人頌

唐元和中憲宗皇帝臨涖天下有盜在蔡率其犬羊敢侮王制皇帝曰嘻遣兵討之赫赫裴公以相視師甲不再賦克有淮西捄昔之苛以今之德推其肝膽安撫士卒以為牙兵使在背側駢首駢駢出入帳門皆號凶仇敢保不姦操劍横牙見者為寒或說裴公是不可信反側之心或有禍釁不可去備日與親近公曰不然此彰

義軍我領節度民則吾民亦苟不宏我則不仁安有父
母而疏其子蔡人聞之時則大喜父老感泣不敢有貳
嗚呼裴公初議釋誅贊伐之謀亦既有成凡畔可屠公
既活之又能擴然待以不疑其度有容其信足懷惟是
新附察公意辭申光之民定于即時惟人不厚不允于
宗妻妾之訕兄弟相攻公平不巘一異為同乃率是道
以佐其國百姓宅心卿士効力出將入相海內太平二
十餘年身為重輕考其始卒莫非至誠嗚呼晉公今久

不渝有烈在碑有迹載書我作此歌以貽薄夫

銘

信州祥符院新鐘銘

元豐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信州祥符院大鐘成用銅三百鈞有竒其髙九尺有五寸厚四寸廣六尺有三寸主者僧曉儒鑄者諸杭張孝基越二十三日冬至擊之其聲渾鍠震動城郭既浹旬觀者不休退則歎息俱生善意于是州將號畧楊亞甫為之銘而其屬魯國孔武仲

又銘於石以相之曰上下無疆旁曁八垠有告必聞大聲以震扣之則應不用則默既以時動亦以時息

同僚得與飲酒席中有佳實三為之銘云

外叢戈胄以捍偷寇中積旨美以待君子既啓其外而黄其中久而不厭君子之風其周身之防亦可謂至而獨不克自衛豈非以其有味夫 右銘栗

有物于此周其垣墻積鐵黝然雜以丹黄試闢其闥登其室堂晶英潔白粲其文章玉綴珠連百千為房被禍

懷寶誰闚積藏衣錦尚褧中庸所臧丁寧美哉游者志之右銘安石榴

人知其淡而有味也而莫知其善擇友也其友謂誰吾黨有喜言物理者曰栗橄欖相善也合食之其味似蔦夫栗良果也與之處而宜非其性相近耶右銘橄欖

杜克明銘

不善為國其行有迹杜公猶天陰闔陽闢四時運動萬物生殖詰其主尸則不可得太宗為主至有社稷公與

文昭左右羽翼我以其决不以籌策問孰為內王魏之直問孰為外英衛雄雄百度張弛官司法式操其大者以道以德太平刑措後世蒙澤未有實喪而名之得追令稱頌以嗣禹稷老眀有言深不可測矢詩無窮作戒赫赫

李子堅銘

漢炮復炎後熒欲滅順桓之際統紀三絶乾騫坤摧下上倒植惟公之才丙魏蕭曹不生自先乃此之遭又居

大位以弱勘豪莫私女謁莫强宦寺太后主斷后兄梁
冀更倡迭和梟磔虎視以臣立君又最難事公提肝膽
獨戰其間羣凶反目掣後衡前而公不回益秉仁義桓
桓為心烈烈為氣危言鯁論如虡平地屢擠得出乃不
息犯萬歲之聲以驚扠㰦屹然竒表終隊一劍賢者死
生繫國存亡猶人有氣正伏邪强四體僵仆内墮肺腸
自公之没漢亦隨絀髙光之業當塗所奪彼為不善身
毁名闒惟公赫赫如日經天史載其光徳行有篇詩以

嗣之於千萬年

謝安銘

司馬渡江謝氏以昌猗歟文靖又族之良度量閒遠性識聰明不振不廹從容以成衆方岌岌視君無事謂如弗思疎密有意内姦不作外侮以消志清忠上而夢為妖太常其父司空其子琨奕玄朗于光有煒扶持左右以圖初終既絶復續以昔之功没數百年其能昌紹銘以申之惟後之詔

贊

四皓贊

漢承秦之暴天下之士雖不若周之貴然先王之澤尚未純息處士逸民或有自守一志為人所不能者以高帝之雄材大畧駕御四海凡一時之豪傑多甘其侮慢而四皓獨能望之以禮帝所不能得其從乃私從太子游其所進退皆面折廷爭逆耳之詞父子之間人所難言而大臣屢攻而不可奪者而四人者處之不疑高帝

亦不以爲嫌但爲之驚顧而悲歌卒使謀夫之畫得行天下之計遂定此其上下之際何以至此其遺風餘俗至于東京而風節益高嗟乎後世去聖人滋遠俗薄士偷不知自重而天子之威益神未有出于至誠以身先士夫者而潛伏山林之人往往始異終合甚者以此出聲名取富貴而上之人待之加輕然則豈徒士之有罪哉亦養之不得其道以致如此若四皓之事亦已矣悲夫

嚴光贊

余嘗登七里灘高山崒然下臨清溪顧瞻徘徊有遺脫世俗之意光之處此不虛哉及讀其傳攷其行事光與天子有里巷之舊卒不肯北面而臣之耳樂辛苦于山中此亦世之高節非汩沒于利欲者所能到也東漢之世士大夫尤能輕富貴重廉恥志有不合輒去其位豈非光之徒倡之耶光武乘百戰之餘威稱制而御宇內乃能為匹夫詘身神色無忤非好善而忘其勢者歟可謂恭儉之主矣

雜著

蝗說

熙寧甲寅秋七月余將還江南繫舟于長蘆之川登高而望見羣飛而至者若烟若霧若大軍之塵自西而東前後十餘里相屬不絕野夫奔走相告曰蝗至矣予曰蝗之來如何曰食我之田齧我之桑使我終歲無褐與粮余曰嗟乎害無酷于此者矣野夫啞然笑曰此非吾所謂害也夫螟蝝之屬隨陽而動得雨而止幸而歲豐

時和則其類泯焉蓋雖甚可畏惡而其為禍猶有間也以吾觀之今天下未嘗有無蝗之歲四方未嘗有無蝗之國也民之於民勤矣罄其貲以裒種市牛暴肩背病手足以趨田事及歲且成則老幼相與計曰是將穫之以償官之逋負也又曰是將鬻之以足官之賦泉也凡終歲矻矻而得之者皆非吾有由祖及孫歲被其患而無有休期自燕及越其病一也然則其為蝗也大矣今歲之蝗不過遺種於一方而每歲之蝗流毒于天下以

彼未之知耶不然宰相可以請其有司可以爭矣何其無聞耶退因序其說

回氏畫說

江州景德寺之畫壁有二石相倚出乎叢草之間其上則枯木槎枒老竹森蔚而山鵲立其杪竦背俯頸若將飛去者大抵為窮冬苦寒天高霜烈物性凝定無葩華動盪之意客語予曰此回氏之畫也昔有回暗者貌寢而明目常卧于寺之廡下喜飲酒而不能言有所言必

以書自達俄告人曰為爾畫此壁可乎則許諾初若不經意卷紙濡墨立語間而畫已就自此不復見矣或曰所謂回者呂也呂洞賓常以劍術游乎人間名聲甚顯後乃自匿所至稱回氏為此畫者即洞賓也于是設檻于外以環之至今二十年矣余謂洞賓有道者也夫有道者神完于內其于外也如谷之續聲鑑之接影故能隨萬物之形而與之上下至于蚖虵羊豕無所不入彼豈習為蚖虵羊豕哉其所應者然也夫四肢百骸猶能

值物以為醜好況欲為一木一石之形乎其俊偉奇健

誠未足怪而世之學者方且殫翰墨之勤窮歲月之力

至于疲思竭巧失之彌遠而不知夫不學而能其本末

有異乎此也余欲摹取之而恐茲為畫之累也因記其

大都而為之說以自覺焉

壽說

人之蘄壽者何也曰欲其身之安必有以適其心也夫

壽者必老請為予論老之醜耳欲其聽也今塞矣目欲其

視也今蔽矣手足不强必掖乃起而非有向時之健也
齒豁舌枯食噎飲洩而不忍覯人之飽也聲氣漸散骨
立枵然少者侮之賓客加疎雖不死而與世之人隔矣
而人之所以蘄壽者何也而心志又最其大苦也夫人
之生得意常少而不得意常多喜樂常少而憂患常多
凡物之所以沮奪精神戕賊思慮者坌起而毛集方其
有所不得也雖少壯之時顧視之頃憔然有不顧處世
意況夫巳老易悲不堪摧折之年而其所憂者或病或

死其為哀戚愈多而事之觸其胸中者益紛紛而無窮縶而役之不使之休夫豈不大苦矣哉而人之蘄壽者何也且蜉蝣以一日為壽人以百歲為壽龜鶴以千歲為壽莊子所謂冥靈大椿道家所謂神仙者又皆以萬數為壽長不為喜短不為惡多不為厚少不為薄彼各有所受而不可以相跂而昧者必曰我欲久生于是談黄帝慕彭祖紲妻子屏滋味至于撓腸㵳胃以出納倒垂反接以運動甚者屑金石而飯之毒氣一發肌裂而

火出之人也其心不樂其形不舒常若坐囹圄而被桎梏而又終無所得而死矣而人之所以蘄壽者若何而可曰不喜壽不惡夭修吾之仁義入以事其親而畜其家出以欽其上而愛其下不為病掐不為禍媒口不擇味而甘也體不擇服而燠也投足為安放意為樂承四時之正順萬物之宜優焉游焉以待期焉吾所謂壽之說如此夫其心之適與其身之安相終始是亦足矣而人之所以蘄壽者惑也

鷄說

鄰人畜一魯鷄一蜀鷄魯鷄之所以為雄也栩然而大絕有力而奮行有勢視有光其翮之端若比刃距去地三寸然不常鬬也𢦏幘一眄則其羣駭而走所好者得啄其不好者不得啄甚則怒主人之孩有搏意主人曰噫是又可乎哉乃立柵而幽之禁其出三月蜀雞乃霸其曹雖其才不若魯雞雋然而視一時之游無有與之匹者以素不為衆所嚴故屢鬬以出威張半翼衡足而

奮則莫不辟易以避其鋒于是稍稍侵魯雞之配而賊其好者矣方其礪礫而治其衣引吭而長號循庭除歛歛而呼自其意氣之雄以覬之雖鸑鳳鴻鵠不我若也則于魯雞亦何有哉然以小而陵大也以寡而敵衆也向之弱而今之强也主人寢不平之乃破柵出魯雞使快意焉彼其氣剛而力壯閉之久而恚之深也乃擒蜀雞而盬其腦眇其目血揮數步毛散如雨蜀雞懦不飲食七日而死主人腊之以享客客曰物之報復如是彼

蜀鷄所謂不量力也故殺其身然主人之心亦幾於童戯矣哉

冰説

有物扵此出扵大澤因扵積水虎交扵林事乃大起其肇甚微久則有成浩浩濁河比車以行騂騮蹴踏跳足者傷老狐俯耳進退甚詳入此室處出享先王起時之乏要利朱明萬口咀吞變化炎凉鄙夫不識敢請玄冥玄冥曰是非似玉者耶方圓廣狹惟其所受者耶白黒

蒼黃有定質者耶利於西北而不利於東南者耶雨水為異而履霜所戒者耶觸之則散孰謂之堅滑不可操其流涓涓畏白日光況炎與熇視鴻之來其族無存如邱如陵而不永年其名曰冰然吾知冰之理而不明其所始反以累夫子曰吾試言之矣此蓋氣之所為也大為天地細為萬物為黃金丹砂夜光之璧為崔嵬之山凌雲之材麒麟象犀猛獸長虵莫非氣也而惟水也其質本柔而又感于積陰之氣以徽一時而有此形此其

所以不能長久也吾聞之也立本也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不可以立大事也其謂是哉作冰說

靜說

天下之事生乎毫芒成乎無畔岸一言不足以盡然總其大要則動與靜而已二者相維如舟楫之於濟弓矢之於射所趨雖殊而未嘗相忌也雖然靜者湛然于内無所終窮動者紛紜於外有時而弊則是靜者為貴而動者為賤也萬物之變轂擊波湧而至于前也則動以

應之俄頃之間所動而應者已為陳迹復散而歸于靜則是靜者為主而動者為客也故動之與靜其勢雖若有須而非所以為靜者之敵也然則今有人坐於空室塞耳障目欲使視聽不接於外可以為靜乎曰是謂禦物而不受禦物而不受物必聚而攻之為我者寡為物者衆衆攻寡寡者必破衆者必入矣安得為靜乎哉然則平旦正衣冠坐乎堂上對其私昵嚴若君父秋毫之慮生於胸中則齋戒以卻之可以謂之靜乎曰是謂持内

而不縱夫不循其本而强有所持則見持者必憒憒而不樂不樂之積其勢將發如洪波巨浪躍于井竇之中横潰逆泄其傷必多又烏得云静乎哉故夫欲為静者未始能保其静也古之聖人有以忌乎外而非禦之也有以息乎内而非持之也今人有寶鏡柙而藏之方其在柙則于物未嘗接也及張之于户牖之間則百物之形影妍醜大細爭入其中鏡之應物可謂煩矣而其寂然不動與在柙中無以異也能使其心與此同則可以

言靜矣是道也非一朝一夕之力可以入也必取諸其源必索諸其根浩乎與天地俱宥乎與鬼神並積之久矣深矣則處天下之盛德吾不憂具天下之大業吾不疑貧如富貴如賤毁不能折譽不能懈窈乎冥乎其中有真而不可名乎此其不憂也治亂之理出處之度隱之為情偽形之為吉凶在乎外者日夜相勝而在我者豈有他哉舉此以加諸彼而已故黙而識之語而曲當此所以為不疑也履天下之位而不憂應天下之故而

不疑然則何適而非靜也哉動而不害其為止也語而不失其為默也宵興晡食以聽天下而其所以為安逸者常在也帶甲嬰冑轉戰千里而其所以為恬淡者常在也若此者茹藜藿而不慍享玉食而不驕汙俗不能遷濁世不能亂其生也膏潤流澤于天下其死也精與日月而常存天下之能事盡矣非黃帝堯舜何以至于此哉

說醫

潯陽有二人焉皆以醫為業其一人喜求之于書凡先聖之經上古之論貫穿反復出入毫杪終日而叩之不窮及其用藥中者十之三失者十之七又有一人焉其家未嘗有書也特以意測之凡千乘之王一介之士有疾者必往焉察氣聲胗毛脉退而誌其吉凶安危之狀以求疾之說及其用藥亦中者十之三失者十之七一日皆造余而問曰醫之道何如余揖而告之曰二人其學術不同也而其中之効同其失之多少又同則其精

粗果不在于學也夫學為智者之用而非所以用智也古之神人有託于是以秘其迹焉而其應變之巧則皆在乎學之外今子欲進子之技以與古人善醫者馳逐爭先則其力亦不在於學也吾特以吾之事觀之吾嘗學為說辭矣蒐百家之辨合周孔之迹間嘗施于人主之前而忿夫金玉在左袞黻在右鈇鉞在前桎梏在後則神動思屈向之辭說皆顛倒失序已而徹嗜慾平好惡卒乎如太山之不動不知人主之為尊匹夫之為卑

爵賞之為榮刑禍之為慘則氣洋洋焉見於眉睫之上曰我何憚于彼哉夫吾之學一也向也怯而今也勇向也屈而今也伸以無所矜於外故也夫醫之説亦猶是耳今夫陋醫造人之家也不顧疾者之急而專以貲貨為計入門則視其困入室則覘其槖藥未出于其笥而納金于其懐較錙銖以為輕重爭俄頃以為遲速退則飾險説布虛語掩其儔以擅聲名故其心移于内其術亂于外切脉處藥動失其序而欲使觀六氣之變動察

九脈之盈虛是猶使聾者聽瞽者視也求其愈疾豈不難哉吾欲子秉要持一滌蕩心志忘利害卻非譽湛然平虛以我為人行之十年術與神會意與天通可使死者生夭者壽二人相視甚愕再拜而退毀書焚筆醫不二價期年藝益工考其效倍于昔時江淮之人爭馳幣而邀之其室大富

說琴僧元志

古者自天子至于士其講習禮樂無不在其間自少壯

至于白首琴未嘗去其側蓋天地之聲藏于寂黙而不可以言喻有智者作焉析桐比絲諧協律呂以擬陰陽之妙用使聽之者喜怒哀樂皆有以自復于中和日引月長卒成其德此先王化所以幾于神而成不言之治也自雅頌廢而禁佅兠離之樂並作于中國聽音者溺恱于新竒古樂既斥而不用所謂琴者獨處士逸人取為嬉好故其寓意多在于山高水深風月寂寥之間古之為琴未必然也越僧元志居其州之資福院少學琴

于其師義海盡得其法余暇日造焉爲余鼓越溪履霜二操坐者相與肅然斂容而聽之余評之曰此非三代之中聲也夫中聲者使人趨之而忘勞故其道可以久元志之琴方務爲凄切苦淡聽者如坐于深山長谷之間寂然不與世接其能久而不厭哉然余猶喜其趨尚高遠出于塵垢之外也夫君子之學惡其多暇日而欲其無倦怠也故有投壺博奕之屬以休其心不使墮于非僻之中今元志之琴雖未能全乎先王之樂比諸投

壺博奕不有閒乎余于是欲學之而求其可以日相與處而數往來者唯元志也乃為說以贈之

書離騷後

余讀屈原離騷以下二十五篇壯其文辭哀其耿介而憐其志之不廣也夫君臣之際去與就而已耳方其得志也從容廟堂非懷寵也及其不合也引身而避之非忘君也孟子仕于齊不遇而去三宿而後出晝不遇而去所以為義三宿而後出晝所以為仁仁義施于其君

而身安名榮後世誦以為法君子之事畢矣若是則屈原憔悴沉湘懐沙而死豈不悮哉或曰屈原楚之同姓臣也故不忍去其國外則不忍去其國内則其君惡之舍死何以哉是不然夫諫而不可去者惟父子之間耳臣之事君進退以義雖同姓猶異姓也故紂無道微子抱祭器而歸周彼微子者紂之叔父也及其不可與處則去之何況原之于楚懐王其屬也踈而曰不可去乎原没之後百有餘年賈誼為文以弔之其後誼事梁王

梁王之薨誼自傷為傅無狀哭泣而死誼如屈原必不堪其身而不自知其哭泣之過也則誼之為人亦原之徒歟以二子之才智而死皆不合于道者學不考乎聖人也學不考乎聖人雖死猶不足以逃責故聖人者萬世之標準也

讀杜子美哀江頭後

昔唐文宗嘗誦杜甫詩至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緑于是曲江四面為行宫臺殿以壯之其篤信子

美詩至于此嘗竊評之自晉宋以來詩人氣質萎薾而風雅幾絶至唐諸公磨濯光煇與時爭出凡百餘年而後子美傑然自振于開元天寶之間既而中原用兵更涉患難身愈困而其詩益工大抵哀元元之窮憤盜賊之横襃善貶惡尊君卑臣不琢不礱暗與經會蓋亦騷人之倫而風雅之亞也自甫之歿其詩益重故能感悟文宗而使之有所更新然其施爲改易不見之于政事唯嬉游是廣臺榭是增是豈子美之意哉吾于斯見子

美之窮巳死而猶不遇也余固喜詩顧以子美為師者又嘗誦其哀江頭之作故感而書其後焉亦以見觀詩如文宗者不謂之知子美也

六祖堂題名跋尾 堂在興國浴堂

六祖之道行于南方言佛法者必由之而中州之人篤于戒律神宗皇帝召諸老都下舉揚祖風自是禪宗支寖盛又數年而浴室畫相為諸公所表顯來觀瞻者莫不生敬信道之晦明固自有時乎汶公患其蔽障樂與

人共見之其亦進于此者歟魯國孔武仲題

跋尾五 黄師是家所蔵書也

周越書

越書近世不甚貴重然于衆人中猶屹屹有立庸可輕哉

蘓子美書

崇文北軒有子美書數行在壁又見所傳詩軸遺墨如新而斯人歿久矣為之慨歎

蔡君謨書

君謨書人多有之而簡尺尤佳盖初不用意神完力餘故可喜也

李建中書

近世學書者寖少如西臺筆法尤不易得聞其為人清直之士也

錢忠懿王書

宋興七世而國初僣偽之主家無聞者獨忠懿之子孫

世顯于朝廷此其仁民忠國之効觀其遺書又知中朝待之有禮如此

君子泉銘跋尾

余甞客齊安登赤壁以望洞庭青山長江一目千里東南之壯觀盡于此矣又豈東坡上西山而遂臣逋士之跡幾無所遺焉獨斯泉未之見也物固有藏于窮僻不使人知者微銘遂不聞之矣况可得見乎

永壽縣太君告詞跋尾

事親之日短事君之日長觀愼思之所以請命于朝廷先帝之所以錫命于永壽為人子者可以警矣

蘇子瞻為元紹京命字曰齊老其叔父台壽屬余

䟦尾

昔懿氏為陳敬仲占曰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彼以數世難知之事決于區區之卜筮其積德如何也未若以人事占之章簡公孝弟廉潔宗族仰其禄者

常數十人持心確然始終如一君子是以知其必有後也齊卿之報將于是乎在

劉氏家傳跋尾

元豐八年冬某以職事見河南劉公子長沙得與讀家傳自北齊至于本朝十更國姓而劉氏衣冠不絕忠臣義士文學之老世有其人公兄伯壽年逾七十精明如少壯時爵列三品而身游方外公以行學政事見器人主將方面期年政成且乘驛歸奏兄弟進退雖不同皆

為士大夫所推抑又一時之盛也嘗觀春秋之世區區晉楚分國一隅下至宋魯鄭地不過百里其卿大夫之貴且富往往與其國盛衰相上下今劉氏積德如此子孫賢才衣冠世襲之盛其將與宋無窮乎十二月十三日孔某題

清江三孔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清江三孔集卷十八 九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監生臣段文新

清江三孔集卷十八

宋　孔武仲　撰

雜著

碧湘湖録

長沙有碧湘湖者自馬氏始也僧惠嚴吳人自杭州來依馬武穆重之一日思歸武穆曰公憶西湖耶乃為置寺湖西而闢湖于寺外旁引麓山下通湘水其後惠嚴

卒于寺至今堂中有真身焉馬氏乘唐之亂竊有一方恃其兵力北闘髙氏南盜嶺表遂為强國武穆始稱王卒傳子希聲希聲卒弟希範立希範卒弟希廣立而湖南亂矣希範最為奢侈事土木作㑹春園興諸佛廟增賦于民上下凋困是時牙將丁思勤力諫不從遂自殺其無道如此獨武穆守節儉號為長者待士有禮然絶山障水以奉一浮圖亦過甚矣其父子之所為豈相逺哉然至今為湖西之異觀余至真身寺遂遊湘上憩喬木

之陰觀魚鳥之樂日暮忘歸感馬氏之興廢而慨然于懷也因録其本末云

記言

孔氏子居潯陽城中怠于應接乃以二丁夫肩輿上田家坡歷寶嚴精舍而至于龍泉之原秋陽雖壯西風已厲松竹之間索索然頽簷敗砌脱葉相觸新雨初過泉水潺潺稻之未刈者偃卧畝上果在樹間予怠而休息而作扶藜杖曳芒屨登躡高原路微如線隨詰曲而往顧

瞻兩鍾回望廬阜風景蕭瑟心曠爽而體逍遥若有忘身遺俗棲身山谷之意而未決者也乃以杖擊梧桐之枝而歌曰松風之飀飀兮可以散吾之憂兮泉聲之濺濺兮可以蕩吾之煩兮驅馳四方今有年兮追世奉俗禮文繁兮不如此居仰聽松俯聽泉兮又歌曰登彼高丘顧瞻山川兮草茂土曠人舒閒兮場圃陰陰時果繁兮湓城之東吾故園兮捨之不得已歸亦適然兮方其歌也氣正色怡聲如鸞鳳繞乎岩谷之間聞乎數里之外

有一老叟厖眉皓首出乎林間而揖余曰良苦余不與
世接久矣以子之容似有道者故來與子言將以質子
之志焉抑子有帷幄沉深之慮乎曰無有邊陲金革之
憂乎曰無子之名不挂于士師之籍乎曰我無罪闕
曰我無功入不肩隨公卿出
不身先士卒子之責輕矣内有厭俗之意外無官守之
責知山林樂如此徘徊而不即者吾不知其說也曰叟
論甚善吾將與婦計之次與吾兒計之叟啞然笑曰已

矣子之詐也昔列子居鄭貌有饑色國相遺之粟而不受其妻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逸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不受豈非命邪列子不聽也善處身者蓋如此豈决策于兒女輩哉曰吾之道未及列子而欲當其任耶是猶以六尺之童子負千鈞之重絶肩折脰而途不加進豈若量力而為之之逸哉且衣不被體廪士蹙眉食而不充腸勇夫沮氣以此治人旬月猶所難合況與之終身處者乎子休矣訖將從子游姑

少俟我叟默然而喜頷而歎踰嶺而去不知其姓氏

記鼠

夜半燭滅雜書陳前怠而即寢若寐而聰壁之旁几案之上有物往來扵其間初以為鬼徐傾耳而察之其聲切切焉蓋有欲而不顯者也曰不足畏也已此非穴吾之宇以棲其羣者耶就吾之粮以肥其軀者耶㯶身而褐衣其態可憎者耶鋒尾而銛喙其相不長者耶悉悉率率喜微行者耶侮人而善走不可逐者耶洩矢之出

不顧杯盤者耶馨香所在衮冕必詔者耶夫天地之生物也善惡各鍾其一偏之氣故其温仁者不傾生草其猛暴者吻决豬熊而是物也兩無所能焉徒能乘人之怠掩其所有以偷須刻之飽故說者比之於盜雖然深宫大屋精甲守之跖蹻不敢過而彼方且揺尾于其間伺間爭利往必有得是亦盜之斂者也蓋亦有數焉吾疑其强者先入弱者伺外聞主人之聲而知其怒心不持寸刃以齒為刃不挾櫜楮以喙為櫜弓矢不及桎梏不

加是以若彼其肆也吾惡之久矣欲以藥殺之耶懼其詐我于帝也欲以術捕之耶苦猫之不稱職也熏之則恐焚吾之室也灌之則恐敗吾之垣也已而釋然悟曰久矣鼠之迹相交錯于天下也逃之于此必遭之于彼絕之於夜必見之于晝亦何足較哉吾方且撤機捐智使彼視我若其儕焉庶其可以少安語未畢其徒皆捨衣投器即即焉若笑若語若愧若慹相招而去不知其所在

弔猫文

鄰僧有猫畜之至十九歳余每至其處則見猫伏火旁深目骨立其羣近之則怒作聲故其羣亦不敢侮也豈非以其老見畏歟一日有猫越藩而攘鷄雛者廚兵得而快意焉縶其足而倒懸之掠數百又熁之以湯火涎血交下不勝苦而死余始不知也既而人告其死之狀又問之知其鄰僧之猫也余歎息久之夫物之生莫不有死有不幸者為可傷也已為詞弔之曰汝托則安卧

毳食鮮于十九年謂汝既老儕不敢慢何不自重而作不善乃以盜竊死于鞭扑探湯之苦炮烙之毒吾謂廚兵亦大不仁不原汝心騁其怒嗔汝無他才其職在捕動則赴之何擇雞鼠況其取微不尾不冠乃以耄昏而塞雛寃生汝之鄰死吾不知作為此詩以載吾悲猫死之三日有貍終夜薄乎雞栖羣雞皆驚方兵之殺此猫也曰向亡七枚矣必皆此猫也不然爾攘一雛亦未至于死既而知七鷄之亡未必皆此猫故雖兵亦恨焉

記舍中櫻桃

吾居二月九日櫻桃始華又三日而開者半三日盛極矣蜂蝶之所採拾鳥烏之所驚觸則十巳失其三四晨風之所凌撼晝日之所薫襲則十巳傷其七八旬日之間存者幾何不復足覯也余嘗酌酒于下席清陰而搴芳條脫英集乎衣袂其餘投于荒叢淺草之間客若刺繡為賦詩曰一官容易住京華手植含桃見著花不惜金樽償美景去年今日在天涯盖言佳時之可喜而人

事之難合也及其衰乃為惻然悲之春物莫不然而此花最先開故特可惜也雖然猶有待焉三月之暮衆芳零落而丹實的皪出乎緑葉之間尤若可愛則其點綴吾居之寂寞者他花未有若此之久也乃書以俟亦以記吾居之所有而詳于時節之變也

揚州芍藥譜并序

揚州芍藥名於天下非特以多為誇也其敷腴盛大而纖麗巧密皆他州不及至于名品相壓爭妍闘奇故者

未厭而新者已盛州人相為驚異交口稱說傳于四方名益以遠價益以重與洛陽牡丹俱貴于時四方之人齎攜金幣來市種以歸者多矣吾見其一歲而小變三歲而大變卒與常花無異由此芍藥之美益專于揚州負郭多曠土種花之家園舍相望最盛于朱氏丁氏袁氏徐氏髙氏張氏餘不可勝紀畦分畒列多者至數萬根自三月初旬始開浹旬而甚盛游觀者相屬于路幕帟相望笙歌相聞又浹旬而衰矣大抵粗者先開佳者

後發高至尺餘廣至盈手其色以黄為最貴所謂緋紅千葉乃其中下者小人負擔以賣至于棄擲遺落不甚愛惜鄭詩引芍藥以明土風說者曰香草也司馬長卿子虛賦曰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說者曰芍藥主和五臟又辟毒氣也謝宣城直中書省詩曰紅藥當堦翻說者曰草色紅者也其義皆與今所謂芍藥者合但未有專言楊州者唐之詩人最以模寫風物自喜如盧仝張祜之徒皆居揚之日久亦未有一語及之是花品未有若

今日之盛也余官于揚學講習之暇嘗載而之六氏之園與凡佛宫道舍有佳花處頗涉獵矣懼其久而遺忘也問之州人得其粗又屬秀州滿君方中丁君時中各集所聞得其詳蓋可紀者三十有三種世之有力者或能邀致善工列之圖畫可揭而游四方然未若書之可傳于衆乃具列其名從而釋之

青苗黄樓子葉小大間出千餘層或謂之千層閣其苗青故名云爾尹家二色黄樓子與黄樓子大抵不異而間有初出于尹氏故名云爾絳州紫苗樓子初開

時淺紅經數日乃黃或謂之紅玉樓子圓黃千葉而圓黃硤石黃千葉而黃鮑家黃千葉而黃大抵與紅旋心相似亦謂黃旋心但不甚高大而又晚開也石塜黃一叢之間單葉千葉往往兼有壽州青苗黃樓子與諸樓子相類而花差小黃絲頭其葉淺黃大葉中叢生細葉如絲也金線冠子千葉淺紅間有細葉如金線也道士黃千葉而黃最先開也白纈子花有結纈而其外深紅經日色則白纈外皆變白金繫腰紅葉中有單橫絕如金帶然也沔池紅千葉肉紅紅纈子千葉淺紅而葉端深紅也胡家纈千葉肉紅而有纈文玉樓子千葉而白上下葉中又出細葉數層玉逍遥千葉而白葉厚而大如仙然紅樓子千葉粉紅青苗旋心千葉肉紅花葉成旋赤苗旋

心千葉深肉紅　二色紅千葉淡紅而葉端深紅　楊家紅千葉粉紅　茅山紫

樓子與諸樓子相似而色紫　茅山冠子千葉而淺紅尤忌見日自開至謝常以幕覆則色不闌

柳鋪冠子千葉粉紅如柳葉疊成冠子　軟條冠子千葉肉紅　當州冠子此花楊州素有之

多葉鞍子多葉粉紅其端如粉紅或成雙頭則謂之雙頭芍藥尤多開成鞍子故名

髻子其色紫紅下有大葉其上細葉環抱而黃葉雜出于其間其香特甚　紅絲頭大葉中一簇紅絲細細枝葉同紫者

緋多葉緋葉五七重皆平頭條赤而綠葉硬背紫色

書紀傳後

論介子推

介子推雖不言禄亦不忌禄也而文公適有王事不暇論從亡之功推而狷潔乃毀其儕訕其君以為冐義賞奸上下相蒙不食削迹而去故從者為之作龍蛇辭以述其怨望自絶之心文公悟而求之終不肯出推之用心亦已狹矣夫昔人以為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興功建事人有與焉而推以二三子貪天之功以為已力昔人以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以文公之賢二三子之協其危亂亦有間矣而推以為難與同處以孔孟之去

其國皆不欲速所以為厚也而推以小忿一絶其君雖封而謝之卒逃以死此皆懟極怨溢而不知其言行之悖也嗟乎天下之士其始皆有欲焉而不可得乃文其言飾其迹以遂其名如推者多矣夫謂竊人之財謂之盜而竊名者庸非盜哉著論以儆焉

書晉語後

國無强弱善處之則無事矣以區區之鄭居晉楚之間數十世而安秦并六國南面稱帝二世而亡其所以處

之者異也鄢陵之事晉勝楚則強避楚則弱然弱則安強則危則是弱者晉之福也故范文子不欲戰以處弱為功也諸大夫不忍悻悻之忿以決勝於楚則是快一日之欲以遺禍于晉也此與饑者食堇何異今夫七尺之夫不知禮義忠信之節置之安逸之地則思亂然則平易無難者君子所宜處也漢武承文景富庶之後而匈奴大宛之禍被于中國唐太宗之時四夷賓服而辱于高麗之師開元天寶之間萬里安枕而祿山之禍發

然後知内無樂歳外多强敵未必非社稷之福也

書儒林傳後

由而有所至者道也使道出乎一則名不必立名之所以立者為道之散也故有聖人而後有諸子同乎聖人而異乎諸子者謂之儒儒非特治筆墨守章句也葢不稽古不足以誠身不誠身不足以治人故稽古將以誠身誠身足以治人本末相權以有立于天下此先王所以命儒之意也三者有不具焉則為儒之病而非先王

所以命儒之意也故其理則六經之所明言其事則百姓之所日用居閭門而所學者從政在畎畝而所志者事君則儒術之所加者博矣豈獨在其身而外天下國家乎昔虞舜垂衣南面環而相之者十有六人上至日星下訖禽魚無所不治盖其間有聖人焉有賢人焉聖與賢所得于道者大小不同而命之曰儒則一也有公焉有卿大夫焉公卿大夫所立于位者上下不同而其使儒者為之則一也下至三代之間史氏之所書詩人

之所賦入則當國出則總兵功烈聲光燿乎天地其迹雖不同而使儒者為之則均也孔氏以四科進門弟子曰德行曰言語曰政事曰文學其目雖不同而其為儒者之事則類也豈滯于一偏而天下之故有所不通乎夫子路之治蒲孔子稱善者三焉則儒者之臨民見矣子貢使乎五國散天下之兵霽諸侯之怒而宗廟與享其安則儒者之使四方見矣夾谷之會司寇麾兵以誅萊人齊侯畏義魯疆以闢則儒者之治戎見矣惜乎天

未欲治天下七十子之徒在位者少使唐虞武周之功不復振于當世此時之不幸而非才之罪也自茲以來漢唐為甚謀之良出于儒者為多則儒術之效可謂著于近世矣間有誦先王之書而不知其所以為書者至于行誼失中設施悖理彼皆梓匠輪輿之拙工天閑國廄之駑馬也曷足以為才者累哉荀卿嘗論子張子夏氏之賤儒班固亦以謂匡衡張禹之徒獨能衣冠醞藉無益于國若此類亦常不絕于世而上之人或不察往

往不計賢不肖遂并其術而非之此猶責醫之不能而并扁鵲倉公棄之也闇莫甚焉故商鞅謂禮樂詩書之為蝨官秦始皇帝燔六經坑術士漢之竇后宣帝皆不喜儒生由徇其名而不察其寔之過也近觀司馬班范之書史記自申公至褚大西京自丁寛至劉歆東京自劉昆至蔡玄凡專門治經以師弟子相授者謂之儒林傳舍是雖一時之豪傑義動人主功施當世者不復以儒命焉夫三子之文章善矣至其分傳而名之善出其

新意以品裁人物之高下而其說如此是亦述作之大敝也若此者葢亦有由矣彼見玄冠博帶坐而弦歌者以為儒之法度盡于此不知夫堯舜三代之命儒不若此而止也是狃于末世之見聞以為儒者止於治筆墨守章句而不知先王以此治天下也豈不悖哉使後世之人學古者則滅裂于世務論今者則鹵莽于經術至有迭為楚越怨起而相攻而莫自知其所守亦著書者告之不明之過也然則如何而可曰史之為書因前人

之是非而無加損于其間故命之曰實録就其實而稽焉則白黑見矣名之未正則如勿名然則三子之説如前所陳者秖足以為書之贅也

書谷永傳後

立乎人之朝廷而上得于其君次得于其臣言無所於違行無所于忤如是者于身則安於家則厚于禄則顯于勢權則重是人情之所同樂也立乎人之朝廷而上不得于君次不得于相言有違于衆行有忤于時如是

則罪戾及之矣身豈得安乎宗族罹患矣家豈得厚乎竄逐廹之矣欲爵祿之顯不可得也柄任去之矣欲勢權之重不可得也是人情之所同不樂也趨其所樂去其所不樂者天下常十九也此持祿養交之臣所以常多于世也如是則忠言安得聞于上正議安得勝于朝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不可得也君子之道消矣小人之道長矣求國家之長久社稷之無患不可得也嗚呼庸人之智非不知此也而常喜趨其所同樂則欲利之

心勝故也余觀谷永之所為其所謂利欲之心勝者歟永之在漢也身雖為君之臣而實主王氏前後所上積千百言攻主上之過不惜痛切詆訛然至于王氏之失未嘗不為掩抑而蔀藏之也王氏之善未嘗不為羽翮而飛揚之也王氏之所欲發者流涕太息而言猶恐其不足以深入也王氏之所不欲發者片言隻詞及之猶恐其或傷也于是王鳳果恱之待之之厚信之之篤漢之諸臣莫及也則其身固安其家固厚其爵禄不得不

顯其權勢不得不重為谷永者以其一身優游于權貴之間獲此四利脫彼四害計其用心雖漢室傾頹宗廟不食非予事也羣凶暴長賢知盡誅非余患也默自計曰倉廪實乎囊篋豐乎室中之妾美麗乎廏下之馬駿逸乎人生于世百年之間如白駒之過隙耳焉能舍此樂而缌缌然恤衆人之議慮後世之名哉永之大意不過此故其求日愈不足其心日至于無恥喪敗風俗汚蠛朝廷及其末年卒退免于家則平時之區區自以為

必得者又安在也方是時漢室中衰權人用事正士擯辱憸人顯榮朝廷之士相薰成風而浮沉俛仰阿世取容者可悉道哉永儒者頗以文學政事稱于當世而其所為如此鄉愿之傑小人之雄故略論之云

書晉武紀後

有天下之美德者能服天下之心晉武帝是也夫人主不患無高天下之勢惟有而不恃之以為貴不患無懾天下之威惟斂而不騁之以為貴此二者皆人主之所

甚難誠能朞月于其間固已善矣而守之終身又天下之至難也已自漢以來欲治之主起于中國者相望而其能操天下之至難者何其少也漢之孝文唐之太宗皆有道之君曠世而後一遇之者也然馮唐言事訐切而孝文怒入禁中張蘊古罪不至誅而太宗置之大辟然則操天下之至難而不奪于喜怒愛憎者果誰歟以余考之晉武帝之德可謂過人遠矣史稱帝宇量宏厚造次必于仁恕容納讜正未嘗失色于人質其行事則

史之所論皆實録非虛言也故納劉毅之贑諫奬皇甫陶之爭言用仇雠之子而不疑釋妖謗之人而不問其仁恕寛大之意發于宴語形于詔書聞其風者百世之下猶為之竦動况其在朝廷者乎故由相國升帝位而天下不驚舉偏師平東南而吳人不怨及其後世天下已亂國勢已危而宗廟血食猶百餘年而後已豈非積德之餘慶有以致之哉葢有猜忌諫臣者如隋煬帝是也彼其初皆自謂天下莫我若也而詿誤國家至于不

可振起由此較之則武帝之德豈不盛哉惜其溺情宴安親用后黨而晉之衰亦自此始然其所守可為来世法者不可以無述也故著論云

論華軼王恭事

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也夫善者聖人之所以使人自别于禽獸然及其敝也貪者藉之以招利黠者挾之以收名至于此則所謂善者果安在哉此有道者之所以嘆也華軼不奉瑯琊王命曰吾欲見天子之詔王

恭舉兵向京師曰吾欲討君側之惡人雖潰敗不旋踵而亦足以偷少頃之快刼衆阻兵者其說出于善也雖然考其本末而揆之以義則二子者豈真善也方懷悖之亂劉石弄兵天子執辱元帝起于江南繼正朔之絶雪宗廟之耻雖夏之少康漢之世祖何以加焉而敦偃蹇自負獨不承令使敦之說行則是天下可以無王也安帝之世相國擅朝而姦臣用事其政可謂昏矣恭位非輔相政非已出也一旦連檄稱兵以向天子以誅惡

為言已則不遜而責人以順使恭之説行則是諸臣可以無上也舉措不足為天下法而以臣抗君以外制內其首領横裂何足悲也夫時已極而其命不可以不革民已困而其變不可以不通者湯武是也未至乎湯武之分則北面以終身而已矣此理之不可易者晉雖衰未有如此之惡二子者動不循理以殺其身亦天下之愚夫也哉

書唐憲宗紀後

運萬物制天下者莫如才所以駕馭道德而馳之者也才大則視天下之廣如狹視萬物之衆如寡取之愈有而施之不窮如孟賁孳嬰兒養由基射尋尺見其有餘矣不見其不足也孰不欲為天下之英才顧得于自然者亦有多少所有既少故有施之于事而其力易竭技易窮技窮力竭矣則其長不足以自濟而其短見焉此無他才小故也唐有天下也更十八帝而其間號為賢明者太宗玄宗憲宗宣宗肅宗玄宗始治終亂宣宗無他

大畧皆不足深議而其尤卓越者太宗其次憲宗憲宗之功德不及太宗天下所共知而于其用人之際尤見其才之不足也當隋之末盜賊連結滿天下于是豪傑並起而分王之太宗躬親行陣之間四面攻取不數年天下為一而南面稱孤矣今日平賊而明日與文學之士論六經矣李勣尉遲敬德之屬從容宿衛而房杜王魏之徒用事矣當是時近臣亦有以刑罰機權之說干太宗者終絀其謀而獨任德以化民行之未幾何時而

天下富庶刑罰幾不用矣其政日就于寛大其德日趨
于髙明此非發于偶然乃其胸中所素有也憲宗亦以
雄武之才承久衰積廢之後用兵選將誅鋤不義而河
南河北以次蕩平自天寶以來征伐之功未之有也然
較太宗之功業未及其三四方是時雖有强大藩臣擅
兵于外而京師之富蓋亦不減于太宗之時其于財用
宜不甚急而皇甫鎛以聚斂之功不旋踵而登宰相以
裴度之忠上疏三論其不可終不見聽而尋亦貶逐余

竊度憲宗何私於鎛如此不過曰方用兵平冦之時非鎛不能集事其功甚大不可忘也嗚呼以天下之大朝廷之尊因民之財而取之何人不能而獨眷眷于鎛此無他其才不足故以小為大以易為難至于親暱小人隳喪大體而不自知汙辱廊廟放棄勲賢而不自悟也太宗之優游如彼憲宗之卑逼如此用是較之則其才之小大粲然可見矣他未足論也余感其事而書之庶乎有國家者觀于余言而亦有警也

書裴度傳後

大丈夫之處世其進退果能必得其志哉方其遭遇明主垂紳廟堂斟酌國命四方萬里莫不聳動奔走而服從之及間隙一開主志移易而讒邪之人掎摭其後雖勲被社稷澤流生民其零丁狐騫與拘係之囚無以異此英豪之士所以慷慨而深嘆也晉公起于書生以文章中第數期之間致位顯近會憲宗有削平淮西之志遂登宰相公亦以宰相討賊自任一舉而擒吳元濟再

舉而戮李師道四方跋扈之臣喪心失氣遂使承宗獻地韓弘入朝方此時也公蓋自謂得志于天下矣既而憲宗驕於屢勝聽任不終而弃鏄以財利進自此公迯邅跋躓所向不勝至於用兵河北而元稹沮格於禁中入朝論事而逢吉流言於都下以至奏疏屢上請誅姦臣而不能得卒為庸人所憎嫉摘其短逐之襄陽自公不復用而訓注之禍作矣蓋自元和以來公之出處進退與唐之興衰治亂相上下則其志不就亦有天數非

人為也方其爭論人主之前不憂山東諸侯而憂五坊使暴横輦轂可謂得宰相之體矣夫禍亂之機藏于隱微似不足信類非常人之情所能察也而公能辨之此其所以髙於世也及其晩節遺落世事盤桓洛陽與一時文士飲酒言笑有山林之髙尤知其不屑富貴而自得于塵垢之外也而史臣謂公結納後進以自求安豈不誣哉使公而在余雖為之執鞭亦所欣慕焉

顔眞卿傳評

評曰真卿當冠起河北之時以平原一城招十七郡之衆横絶燕趙壯矣惜其應變之才寡能合其衆而不能用也及使李希烈以身陷冦忠憤感發眎兵火如袵席雖蘇武何以加焉禍發于盧杞怨真卿面斥其父䁥然起拜乃藴忿心嗚呼言之難也久矣沉吟者或失事機剛决者或與禍會古人取戒于韋弦蓋以此也

書裴垍傳後

余讀李吉甫傳稱裴垍判度支時交結權幸求為宰相

頗疑垍嘗為傾側以媚權貴及讀垍傳唯見其清謹峻整有知人之鑒才與時會知無不為而不聞其結權貴以求位也矧垍之脩身及其見於事業者㬥著明白人主所憚天下稱為賢臣而一旦捐棄素行奔馳邪徑以爭庸夫鄙士之所欲得此與其平時大不相似非人情也葢立乎千載之下而不惑於傳聞者恃其理在也以余料之方垍之為學士吉甫為相而牛李對策極詆時政之失垍居中考覆無所同異以此罷職其後憲宗出

吉甫而相珀此二者皆李氏子孫所切齒而憾也當吉甫德裕之為政尤以恩讐為己事嘗與吉甫忤者無不斥逐疑當時史官增飾珀過以悦人主劉昫又不為刪正之故使珀之一人之身而乍正乍邪觀者莫能定也夫以珀之賢輔相天下門人故吏在朝者多矣一旦受譏曖昧身挂惡名而無一人為之辨白而况山林之士哉用是益知毀譽區區君子無慍喜于其間也

書朱梁本紀後

唐亡而更有天下者五姓凡五十餘年其暴虐恣睢朱梁最甚桒全忠起於賊軍弑二帝殺一后腥聞上下毒流四方雖盜大位而卒以兵死則天之報施豈不明哉末帝仁弱無應變撥亂之才而内有魏博之悍外有太原强敵必亡之勢也然禍亂之植其日久矣豈獨末帝之罪耶

書後唐紀後

後唐武皇起于代北據有汾晉初非唐室之純臣然是

時朱全忠弑帝殺后誅鋤賢雋其急于取唐意若饑渴而武皇獨當擾攘之中自誓終身不失臣節雖志未可量而大抵迹與朱梁異新書謂賦性闕固無他腸豈信然耶及莊宗起梁稍衰而全忠之謀臣猛將往往皆在屢破堅遂北於河西之間帝獨運奇策以少克衆卒能乘虛入汴南面稱帝豈非一世之雄哉然自此政刑日壞以致百姓流離六軍憤怨回戈叩闕遂用隕身迹其少時寵伶官昵宦寺其後卒以此亂天下則人君之好惡

可不慎歟武皇本姓朱耶即明宗之興史又失其氏雖國號為唐而高祖太宗之英靈氣澤絶矣悲夫

書石晉紀後

予讀五代史至石氏時兵力微弱何其甚也蓋自阿保機以來契丹益大控弦百萬有凌蹂中國勢故其喜則蕃鎮為天子怒則人主為匹夫方其盛也嘗長驅京師稅駕宮闕被帝服而朝羣臣矣然地非其據終不自安既而關河郡縣皆閉壘而為敵國而德光亦以病死其

得勢如此而猶不能自立于中原亦見敵之易與也雖然御之失其道則宦官女子尚能搆天下之禍況契丹乎使少帝用桑維翰之說勞謙屈己以安中國則晉之社稷可以無患而不忍一朝之忿輕違先帝之盟雖欲不亡何可得哉昔周襄王以狄伐鄭而終失其國故春秋之義討其人者不一而足晉高祖本强人也急于安身而不知萬世之大計是以召遼為援而禍移于愛子割地啗敵而釁流於無窮然則定大策制時變非明君

賢佐其誰能之彼斗筲者何足算也

書周紀後

嗚呼生民之不幸而治世之難遇也自西晉懷愍之亂劉石擾于關洛而海内分為八九幾三百年隋文平江南而後天下合并為一唐至昭哀而天下復亂强臣悍將割裂區宇更數十年歷國四姓民敝極矣周世宗以英武之才用兵若神所向如意方此時帝之意慨然謂天下可平而享國不長大業中止又數年而後天下盡

歸於我太祖廢興之際豈非天哉周世宗力戰高平觀兵淮上遂虜關南太祖之功常冠諸侯故吳人謂世宗為柴王太祖為趙王蓋其威靈德澤固已輝潤天地與黄帝湯武等矣安得不時乘六龍而御天哉

書孫晟傳後

嗚呼君臣之分可謂難矣平居之日君南鄉臣北面而朝之營職守業以致其義此中人以上皆知而有智者所能守也然有甚難者焉利害之相攻禍福之相勝安

危之變在反手間不順義則生順義則死至于此然後人才之强弱見矣周之强也世宗屢以勁卒十萬畧地東南視長江可席卷而渡吴之君臣不知計策之所出間遣其親信二三人奉使中原求緩師而已夫以垂破之國抗甚鋭之敵又以一介之使當萬乘之威其勢與夫委肉于狼虎何異而世宗問以江南之虚實使晟答之耶則將自危其主之社稷拒之耶則災及其身此所謂不順義則生順義則死之時也晟獨顧惜大計黙不

為應及逼以鈇鉞猶不忌故主南望而拜然後就刑晟之所立堂堂如此何愧于死節哉而新史抑之列于死事傳吾未敢以為然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盖其所怒在敵而不不逞志于匹夫也以世宗之聰明雄武在近世為鮮矣而於晟之節不能奬厲又殺其身焉亦與夫漢祖旌賞雍齒異矣卒不能一天下豈其度不優而致然哉

清江三孔集卷十八

清江三孔集卷十九

宋　孔武仲　撰

文

祭甘露泉龍神文

惟神藴靈德之無方超萬里而一息上下天地無有隔閡而蟠于一水之間豈非待其時而後發歟今亢陽為害自秋至春原野焦涸首種未布此神施澤濟物之時

也蓋齊之有司奔走羣望經歲歷時而嘉應寂蔑咸以謂變化出沒號召風雲者莫如神之敏也是用有請焉刺史無狀其誠意不足以感動然齊人之望其亦至矣惟神閔之謹告

祈雨文

旱暵為虐詩人所疾歲不一登民憂百出矧齊之旱自秋及春種不入土邑多流人雲雷其興下雨滂沛施功一朝可及終歲神食此土當為民憂民望久矣無為神

羞

謝晴文

雨潦為患至於累旬屢脩禱祈以答人望蒙神之力啓

帝之心攘除積陰烜以白日大宇之内咸樂其生賽于

靈宫抑有常典尚享

祈晴文

古之善為治者一言之發而天地為之響應故能轉禍

為福以壞為成今積雨不時害於牟麥禱祈屢脩而霖

潦益甚誠之不至而不足以動於神明此所以夙夜愀然憂職業之廢也然神巍然廟食而吏與民齋戒以奉之為日滋久若陰勝而不抑陽弱而不持民危而不扶物病而不救豈吏與民所以事神之意哉雨雖久及今霽止猶有賴焉惟神閔之尚享

又

積陰為沴禱於靈祠漠無報佑豈神不知朝雲浮浮閉藏天園暮雨滮滮溢于陂池稻方甚弱麥種未治二者

交害農益怨咨豐荒之事漫不可期歲一登稔實天相之如何淫雨不以其時稼穡摧傷人以嗟咨齋戒奔走敢禱靈祠卷藏陰慝以舒明離俾民相慶鼓舞以嬉收功頃刻惟神之為

謝晴文

瀕淮之地背秋涉冬而田事未畢故一有淫雨則農功垂成而又敗之是用有禱焉賴神之庥應不旋踵雲陰解駁照及容光南畝之人奔走相賀齋戒以謝惟神貽

之

謝雨文

維春之初萬寶向茂祇禱羣廟而時雨沛然積旬鬱湮散為和氣神之功徳閎博深遠牲牢簠鼓未足以稱敢脩薄薦以寓厥誠尚享

祈雪文

歲律將暮宿麥盈野亢陽逾旬甘澤不下隴畝之民蓋多懼者凄然回飆淬然興雲播為嘉雪餘施及春應兹

虔禱其在明神尚享

又

詩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先王訓民以田而事之在天者人力不能為也故以雨雪為喜及一得之則稱道詠嘆形于章句然則繫於民者豈不重哉今歲將更新祈禱亦至而亢陽為梗美應未臻則民事之奈何而刺史亦難勝其責是用有請于祠下惟降之嘉瑞以慰民情而協于詩人之詠則神之恵賜為多尚享

又

歲律其暮久苦亢陽南畝之民憯然失望冉趨祠下禱求亦至而密雲未合嘉應難期況潤物之功莫如時雪陰惠所及闔境是瞻敢具醪脩以薦誠悃尚享

謝晴文

霖潦乘秋為民之患涉旬不止上下憂之祇率常典籲聞神聽有應若響昇于東隅天地清肅川原亢爽就我穡事躋于有年神之慶賜莫與為厚爰陳菲薄以薦厥

神

秋賽諸廟文

歲在丁巳淮海一方欲雨而雨欲暘而暘和氣浹充歲以豐穰既溢於囷既羨於場匪人之智能贊陰陽惟神之力斡之杳茫潛之無間播之無疆俾物蕃腴無有壞傷俾民佚樂靡近凶荒惟古秋報聲于樂章功德之隆疇其敢忌挹酒於壺登饌在堂神其無恫顧此馨香尚享

代李待制祭李璋文

聰明足以應變寛大足以長人此人之所難兼而公之所易富而不奢貴而不溢此世之所罕有而公之所長故出入勤勞而忠義不衰其守險夷更渉而志氣不易其常宜享龎眉鮐背之錫何不幸而今已嗟乎天下之事有不可知者如公之隆盛顯赫而以秋毫之過失謫荆楚之窮鄉譬日月之一食庶幾復見其輝光乃須叟而埋没即長夜之茫茫此公論之共惜豈余心之獨傷

惟從容於平昔回繾綣之難忘撫逝川之不反徒隕涕之浪浪望素帷于千里緬獨處兮此方往匍匐而莫得聊酒奠於一觴嗚呼哀哉

代邵資政祭歐陽太師文

嗚呼聖不世出賢不時有繄公之生與治為耦仁皇在位公奮爵旅聲聞溢發翔于天衢文章獨行後無輩匹衆星煌煌孰較斗日初登侍從進預宰司四十年間亨塞險夷坦不為機獨與道馳皐夔之言藏在簡策周召

之烈聲於金石胝屣重位昔聞其人公力方壯聯章乞身帝曰咨嗟惟余舊臣安車駟馬從容里第少休其勤僉謂再起國之不幸人也今亡山頹玉折聞者隕傷贈官太師增賚後禄哀榮則然公去不復其之不肖公過優隆緒餘之及其得則豐公在頳水我官畿東哭不為賓窆不及視終天之訣此痛何已不腆羞醪致奠千里嗚呼哀哉

代史大卿祭唐衆政文

惟公以仁爲輿以義爲輈不詭其馳惟志之求囁嚅所
忌睢盱所仇初爲御史廷忤天子忠忘其身豈恤南征
亦既詔還遂登侍臣他勇於初公挫益振出入三朝乃
貳帝載同時諸公孰敢倫輩有蘊在中發常不疑帝曰
欽哉惟我屏毗辨章鎮撫惟爾之爲國步如川賴以遄
濟爲日猶新而公已逝帝咨羣公喪我良肱增官文昌
以託哀榮江陵之墟距國千里銘旌南還出漢之涘昔
拜於堂今奠於次昔聞公言皎皎心耳公逝不還我慟

何已益大其門惟公有子嗚呼哀哉

祭孫巨源文

嘉祐之中公居館閣我以諸生預公薦擢十八年間患難流落公歸翰林天寵彌渥勢將大用參籌帝幄爨生不圖疢疾横作秀氣清骨付之冥漠公之文章美麗閎博虹霓垂天收之把握讀者醒然消醒愈瘧度量渾渾不見垠堮粹美積中發見顔角今其不幸聞者嗟愕惟鄙不肖幽憂寂寞望公之喪涕隕如索寫哀此文侑以

羞酌

祭周茂叔文

嗚呼先君之壯實難取友逢公豫章握手歡厚二十餘年不知其久險㠀之途道義同守葢公之行坦坦其誠仁于鰥狐信于友朋不慼于貧志氣內足不撓于勢廷爭面觸施之吏治或猛或寬眎俗張弛民謳翕然既敏以明學問又篤縱横馳驟瀚漫瀦畜先儒論譔嶔崎詰曲獨纂聖微浸釀醇熟有書可傳萬世之讀惟愚不

肖幼也侍側公故憐之以勉以飭稱譽所長以灌以植確如一朝不見厥斁公之始終明白純僃宜享遐年顯大當世如何不幸纒疾艱躓苦瘠日侵遂以殁地報酢如此孰曉天意廬山之隂松柏蒼蒼歸厝其丘日吉辰良悲號一訣萬世之長寧不我顧有酒盈觴追懷平生曷日而忘

代祭傅夫人文

萬物之性摧落于秋方春或隕理不可求嗟維夫人其

德則脩既婉以畀既静以桼固宜遐年享天之休如何

方少抱疾弗瘳窈冥之中孰主厥謀古亦有言生也若

浮來鑒誠諶歆此醪羞尚享

祭楊亞甫文

惟公于文為富于行為脩淡然視世應而不求循吏之

選出臨此州以誠革欺以静鎮浮不為嚴猛持之以柔

不示臧否接之以周民以不争吏以無訧仍歲豈登秔

麥盈疇東南之最公處其優秩滿将還而屈公留疾無

甚苦曰冀乎寥遠奪沖氣歸形一丘某等不才與贊軍謀一作籌蒙公慰薦恩惠實稠葩華之春黄落之秋公旆舒舒從以優游望公陟明今返於幽銘旌東還塗川悠悠奠觴不飲語訣不酧泣薦斯文有涕横流

祭曾子固文

惟公文為世表識在人先憤道之息志于必傳絶衆起羣自其少年况有宗工援引于前雷動風興聲薄于天匪獨考古窮探簡編又達世務不以迹牽瀦為積澤决

為流泉威為秋肅施為春妍時輩謂公德業之全外將
六州晚直西垣商盤周誥日代帝言樞廷鈞府衆曰必
遷壽柄誰操付與何偏山摧玉折反掌之間士曰宗師
國失能賢我少方蒙公發其源長仕倅陰從以周旋決
疑辨惑一語不捐或鈎其細毫積絲聯或究其大苞方
栝圓面獎所是奪其不然粗若有之公賜多焉公方擇
隱在溢之壖我亦于此謀安一廛謂當優游從公於田
幽明隅矣所志不宣茫茫大空孰招以還或當上浮追

躡列仙決不沒沒凡魂比肩公名播後不待銘鐫公子俱秀當復大官念當會哭阻以山川東南悠悠不見新阡斂不造帷窆不持棺徒有傷悲為涕漣漣

疏

大行皇帝上仙散道場

伏以寶歴無疆方比南山而祝壽塵寰已厭俄聞夜壑之藏舟音傳置郵哀動城邑大行皇帝道邁今古功格天淵羣賢協徳於中四夷款塞於外東岱將陳於檢玉

鼎湖遽泣于遺弓乘雲而歸帝鄉不累於事物憑几而
傳顧命益鞏於基圖輒資仙梵之讚揚以慰臣民之號
慕伏願乘順妙有超悟真空御六氣以逍遥本無生滅
並三光而臨照永奉威靈

焚黃䟽

元豐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宣德郎新差知潭州湘潭縣
事孔武仲謹告於先考中散先妣太君楊氏之墳吾家
不幸怙恃相繼喪亡其後諸孤散仕四方靡有定處又

十一年而後文仲平仲並官於朝賴天子仁聖以孝治天下許以子恩推及父母粤今四月得告贈先考中散大夫先妣德化縣君已附遞往火山軍文仲收掌供養外有錄黃二軸謹因平仲南歸焚獻于墳下䰟而有靈膺受多福武仲無任涕泣追慕之至謹告

先妣忌日開經

伏以欲報之德雖遠益深適臨諱辰敢修佛事庶憑法力不墮塵緣

忌日散道場

伏以蒿里送歸屢遷于急景萱堂侍膳永隔于慈顔當

諱日之載臨在時思而尤切乃會祇園之法侶俾宣我

佛之妙言俯贊哀誠仰資冥福伏惟諸佛證盟謹疏

墓誌銘

仁和縣君許氏墓誌銘

夫人姓許氏衡州衡陽人處士永宗之女朝議大夫黄

公之妻黄氏于衡陽為大族朝議於時為名臣夫人年

十有八歸黄氏事舅姑為賢婦佐其夫為賢妻有子而為賢母朝議公立身以道時列王庭出守方郡處進思退燕休于家夫人與之齊凡五十有八年年七十有六元豐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卒于第舍自始封至卒凡四受縣始于金堂終于仁和云明年正月九日葬于東郊其原夫人幼而令淑慎靜寡言不喜白人是非自奉養甚約而賙施無所顧惜奉佛尤専平居未嘗有疾比老起居飲食如少時其將終也具肴酒合親屬從容語訣

付以家事逾二日而卒子男二人長曰鈞忠正軍節度
推官次曰錡全州司理叅軍女三人長早卒次適耒陽
主簿孫欽臣次適衡陽進士狄光孫四人長曰端權知
歙州翁源縣事次曰竦潭州湘鄉縣主簿次尚幼嗚呼
夫人之志行與其福禄始終之盛充具完合皆無憾者
惟其傳于後為不朽載于久為無窮宜有可信之言刻
于金石此其子若孫勤勤以屬余所為銘者也乃為掇
其大要而書之銘曰

女德伊何惟順之宜婦道非他夫子之隨夫人之脩匪
跂匪激循其分守以有成德人歸以謇天錫以年噫嗟
夫人福祿之全

吴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吴氏世家於撫州金谿贈尚書屯田員外郎德
鈞之曾孫都官員外郎敏之孫處州信豐令蒙之女淮
南節度推官知州上饒縣事李君介夫之繼室也二十
三而歸五十而卒卒之明年當元豐八年九月初五日

而葬其子侁倣以書屬余以為銘昔夫人之子份篤學而早世余石銘之閒未再歲又銘夫人之墓嗚呼康寧壽考世之所謂福者付與于人無有遺竭而造物者嗇之何耶以夫人之積德累行而報施如此其薄所謂命者不可知而為善未必祥耶此余之所欲載而使後世知之也夫人以孝事其舅姑以禮相其君子其訓諸子以義其接娌使以仁其事上不以勞故懈其居喪不以久故易其念父母不以壯老故衰其恤孤不以非己生

故薄李氏家世貴顯親屬百餘口無内外長幼畢尊之人皆推以為賢而李君亦曰吾縻于小官邅迴蹇塞之日久而心能安之者吴氏助我也夫人之大母曽氏諫議大夫致堯之女博學善持論夫人少習之故于文字多所通解尤喜讀佛書及唐人歌詩有子份侁仔儆佾及伃早卒餘皆應進士舉女一人嫁進士葉覲夫人墓在金谿歸德鄉之株塘原其卒在上饒官舍以元豐七年九月二十四日也銘曰

李氏寓洪謁蔚蓄昌至於婦族必邦之良夫人家撫族良且大夫又得從協相于内善積有餘顧不足年夫方壯强婦棄而先歸葬株塘松柏始植幼長于斯今又安宅

道士卓君墓誌銘

卓君名玘字磯石泉州晉江人棄家為道士遊四方甞北濟大河南出嶺表公卿大臣多與相善成徳軍節度使留後李璋奏得紫衣吕誨自御史謫守江州請君居

天慶觀凡十八年乃退屬其事于弟子胡洞微元豐元年五月某日卒作三頌以遺所常往來大較皆落去世累追逐神仙之言享年七十有五以九月某日葬于德化縣仁貴鄉陵家壠君天資俊明學問不倦自道家書及星辰五行相術壬遁之説推考皆得其要與衆人接言若不能出口及燕閒議論援古証今出入百家聽者為懼明於事變深沉有謀慮未嘗苟發其所然否人多不能損益也天慶觀久廢不治枝扶敗傾以度歲月君身

持儉約下與廝役同食斥其羸餘以治新之壇場殿室皆用道法儀學者益感自君始及其卒也聞者皆嘆息弔者皆哀余早與君善常竒君才而惜其不為世用其來過九江適當君疾叩門將見之君方寢未寤明日而君卒嗚呼死生之際其遷徙迅速盖未足道者謂惟文字可以傳于後而致余所以厚君之意乃為之銘曰

奄兮忽兮其化以疾生與殁兮若屈伸膝君所自達余又何悲其傳則永鑱此銘詩

故隴西李君墓誌銘

君姓李氏諱份字文叔洪州新建人也李氏世為江西大家其貴者列侍從以至為卿為郎皆有顯聞於其世外親旁屬累至公相家藏書萬卷君兄弟若干人皆進於學或由鄉舉登進士第君為人静專而刻苦自勵六經諸子之說窮晝夜講求非食與寢書未嘗去手滑稽漫戲之言紛華盛麗之好不出于口不接于耳目人以謂君必將有盛德以大其宗門年二十以疾卒於江州又

朞年而其父幾甫官信州數與予往來道君之平生未甞不咨嗟嘆息繼以泣下且曰吾兒生無以見於時庶幾有聞於後也爲我銘之以信於無窮余譬解之曰士生於世雖有聰明敏捷之才而教或不盡其方學或不竭力或中道而止以忘其素習或見利趨逐而溺於其心此朋友之過而父兄之恨也今文叔皆異於是唯其年之不長不得成其志此知義理者之所能平雖聖人猶不怨也子又何悲焉雖然余不可以不銘君卒于元

豐五年五月某甲子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于某縣某里某原也係有先侍郎尚書之碑金部司農之銘此不著著其不幸短命而死者以慰其親云銘曰

苗而不秀者有以夫君其是已士巳良朋父失賢子西山峩峩幡以章水其生勤勞歸息於此嗚呼其已矣夫

清江三孔集卷十九